知用校報

廣州市惠愛西路倉前街

（自動電話）中學部一一七二七號　小學部一二六一七號

第一八二號

（每份售仙二枚）

□蔚興印刷塲承印□

廣州西湖路五十七號　自動電話一二七六七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畧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論求學

蔡誕暄

吾人求學之目的，非謂盲目附和，隨波逐流，而絕無宗旨者也；亦非冒充儒雅，獵取虛名，以博一紙之空文者也；亦非固守陳術，泥而不化，以抱守古人之殘缺者也．吾人求學之目的，在求獲得現代生活之智識，以滿足其生活之需要者也．夫時代嬗遷，勢境萬變，吾人之思想與生活，自非一成不易，適應與否，係乎存亡，故吾人之求學，亦當以此爲準．

我國學校敎育，視淸代已大變矣，今無有以八股取士者矣；無有以詩賦取士者矣；言敎育之程序，則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專科大學，按步就班，條理井然，一若甚完備者；以言學科，則有國英黨數，理化史地，圖工音體，其專門者，則有文哲敎育，法律政濟，理化工程，別類分門，一若甚精博者，然此種種，果能饜足學子之需求乎？果能使畢業之後，本其所學，見於行事，以適應于社會而生存乎？

夫人之嗜好不同，品性差異，天資之聰與庸，環境之優與劣，靡能一致，必强而一之，其勢固不可者也，有特殊之天才而不容施展，有過人之智慧而不許先成，性鈍者追之不及，根淺者未易勉行，今之學校敎育，非如是乎；學科求其多，中外古今，天地人事，無所不包，勿計其切用與性近否也，敎材歷久不變，數十年爲一日，陳陳相因，弗論其合乎現代之思潮與生活之需要否也．至如藉學以漁利，取巧以惑人，有名而無實，求量不求質之腐敗學校，若星羅棋布，朝啓而夕閉，其不至賊夫人之子者幾希矣，猶能望其發展文化，普及敎育乎？故有志求學者，又不可不深明此也．

夫欲求自立，端賴智識，欲求强國，首重人材，立己立人，

自救救國，皆須有切實之學問，高尙人格，豐富之常識，充分之胆畧，健强之體魄，神變之機智，曉達之口辯，敏捷之手段，缺一不足以當大事，而謂平板機械之教育，枯燥乏味之教本，一成不變之陳術，形等贅疣之學科，而克奏厥成，有所見樹，而適其生存乎？

或曰，今日學子好騖虛名，志存利達，故年來升大學文哲法政者多，而理化工程者少，以此爲學子譏，此其所謂不采其本而求其末也，今我國社會紊亂，物質落伍，生活困乏，官多于民，生財之道，莫利于軍政兩途，若不習文哲法政，而習理化工程，將以永爲學校之數理教師乎？抑以待我國和平之後，開礦產，闢森林，築鐵路，建工廠時，而后發展其抱負乎？故吾謂今日學子之爲此，乃社會環境壓迫成之，而非學子造成此社會也。

雖然，惟英雄惟能改造社會，而不爲社會所困，以今日中國之時勢言之，有志之士，自當反其所爲，努力于科學之硏求，以謀物質之建設，不急切而近利，不隨俗以浮沉，人同此志，前途乃有希望，不然，國勢淪落，社會紊亂，勢必日甚一日，永無進展之期，則生之者寡，而坐食者衆，其有不衰敗者乎？平情論之，與其致力于紙上談兵，空言無補，或則無病呻吟，消極頹廢之文哲法政，不如致力于眞切實用，利羣濟世之理化工程，然此不能爲學子責，當爲當道者竭力變更其教育之宗旨與方法也。

然今我國邦分崩離析，羣情散渙，强鄰貪暴，昕夕交侵，大難臨頭，勢如將傾之廈，隱疾在腹，危于垂病之人，當局者固朝慮而夕思，然而病入膏肓，非外施之藥可治，誠如救死不贍，奚暇細硏教育之方法，以瘳數萬萬之文盲？且夫人材不興盛，交通不便利，經濟不充裕，雖有良善之教育方法，亦奚能建設于事實乎？故今之學子，若徒賴學校之教育，以爲其將來立身成名之道，而不自振奮，其計固已左矣！

抑又言之，我國之民族性，數千年來，皆崇文學而輕備武，尙退讓而黜進取，好理論而寡實行·唐虞三代以禮樂仁義鳴，春秋戰國以著述雄辯鳴，漢唐宋元以賦詩詞曲鳴，魏晉以淸談鳴，宋元以來，又以理學鳴，淸代以樸學八股鳴，文質彬彬，由來尙矣·若夫以武力稱雄，以禦敵見勇，則漢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淸聖祖，有爲之君，盡皆以窮兵黷武譏之矣，孟子有不嗜人之戒，墨子有非攻兼愛之論，主和平而非戰守，尙仁義而賤霸道，於此可見矣·乃若格物致知，樹藝五穀，我國古籍，有言無物，論而不詳，非如今日之理化農業諸學也·我國本以農立國，而農業不振，于玆爲甚，工商二藝，自昔視爲末業，卑之不足道矣，是故重精神而薄物質，好安逸而惡勞動，安天命而忽人事，又爲我國民之特性也。

然而今日世界各國，物質文明，日邁千里，工商競進，漸趨大同，以武力，政治，經濟三大政策肆其侵畧之野心，逞其雄霸之威權，以鞏衛其生存，光耀其種族，吾人對此，能不瞠乎若後

，不寒而慄乎？故今日之學生，應知我國教育之不振，民族之弱點，與夫國勢之危殆，宜如何以警惕自勵，運用智力，以求立己立人，自救救國之道乎？

佈告一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教育廳指令第一七二〇號開：

「呈悉，查該校前繳陳詠沂，黃炳禮，黃卓生，黎耀球，阮麗英等轉學一覽表及原校証件，核案尚屬相符，惟原校第二學年上學期成績未報，應暫准照編。前繳書表，幷予存查。仰即知照！此令。」

等因；奉此，查陳永沂等五名，已奉准轉學。茲奉前因，合行佈告各該生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四月廿九日

佈告二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教育廳指令第一七三五號開：

「呈一件——具繳廿一年度下學期收受高中轉學生周叔虎原校轉學證明書及成績表由。

呈悉，該生學歷成績是否確實，候函請上海市教育局查復，再行核辦。仰即知照！附件暫存。此令」

等因；奉此，合行佈告該生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五月一日

佈告三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教育廳指令第一七五五號開：

「呈一件——補繳二十一年度下學期高中二年級甲班轉學生玉璣暨初中一年級轉學生勞永昌原校証明書請察核由。

呈書均悉。查勞永昌原校繳存一覽表，尚屬有名，惟成績未報，暫准照編。至玉璣一名，其學歷成績，是否屬實？候致函廣西教育廳查明見覆，再行核辦。仰即知照！証書暫存。此令。」

等因；奉此，查勞永昌已准予轉學，玉璣候查覆再行示知。茲奉前因，合行佈告該二生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五月一日

佈告四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敎育廳指令第二二〇〇號開：

「案據該校前繳廿一年度下學期收受初中轉學生李安，劉智慧，謝瑞麟等原校証件前來，當以該生等原校第一第二兩學年學歷成績尙屬相符，惟第三學年上學期成績未繳，是否確實？經令行原校東莞縣立中學校查復在案。現據呈復查明屬實，并繳各該生第三學年上學期成績表到廳。查各該生第三學年上學期成績，既屬確實，應准照編。合行令仰該校知照；此令。」

等因；奉此，查李安等已准予轉學。玆奉前因，合行佈告該生等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五月三日

佈告五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敎育廳指令第一七九六號開：

「呈一件——補繳二十一年度上學期收受初中轉學生伍灼燊原校轉學証明書及成績表由。

呈悉。查核該生原校既經呈准立案，其學歷成績，尙屬確實，應准照編。仰卽知照！附件存。此令。」

等因；奉此，查伍灼燊已奉准轉學。玆奉前因，合行佈告該生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五月三日

佈告六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敎育廳指令第一七九一號開：

「呈一件—補繳二十年度下學期收受高中轉學生潘法仁別名潘淩原校成績表由。

呈悉。查核現表所列該生名字，與前繳証明書所列名字不符，碍難轉請查復。應予發還，仍飭該生向原校取具同一姓名，或由原校註明卽屬潘法仁之成績表補繳，再呈核辦。仰卽遵照！表發還。此令。」

等因；奉此，查潘法仁所繳潘淩名字之成績，現奉令謂與前繳証明書所列姓名不符，該生須迅卽向原校取具同一姓名，或由原校註明卽屬潘法仁之成績表補繳到校，以便轉呈核辦。玆奉前因，合行佈告，仰該生卽便遵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五月三日

佈告七

為佈告事：案奉

廣東省教育廳指令第一八二〇號開：

「呈一件—補繳二十一年度下學期收受初中一年級轉學生馮振聲，呂壽琰原校轉學証明書及成績表由。

呈悉，查核呂壽琰原校繳存表冊，無該生名字，未便准予收受。馮振聲原校學生一覽表，已有該生名字，惟成績未繳，暫准照編。仰即知照！呂壽琰証件發還。餘存。此令。」

等因奉此，查呂壽琰原校無名，不准轉學；馮振聲暫准照編。茲奉前因，合行佈告，仰該二生知照。此佈。

校長張瑞權

五月六日

校聞

三益會消息

甲組用字第卅四會于五月一日開投由會友趙愛珍君願收一百一十七元二毫投得餘利三百八十三元三毫七仙統撥入下月開投

舉行全校論文比賽

本校學生自治會學術部茲為促進各同學學習論文興趣起見特舉行論文比賽計分高中組初中組每組擇最優者三名分別獎給紀念品第一名獎值五員第二名獎值三員第三名獎值二員。查高中組總評判為唐富言曾紀經兩先生初中組則為劉晃群潘學增兩先生云。

本報啟事

本報第一八一及一八二兩期，因稿件過多，故篇幅比平時多一倍。

・由第一八三期起即回復原狀，特登報聲明。此啟。

第六期民衆學校數目報告

進項：

學生自治會撥經費二百元

第五期民校移交沒收學生証金費一十五元六角

本期沒收學生証金一十八元六角

合共進銀二百三十四元二角正

支項：

十一月份：支教科書銀五十元〇〇五分

支各種文具用品銀五十三元六角七分

支信箋，印，收據等共八元一角

支時鐘一具銀三元八角

本月份共支銀一百一十五元七角二分

十二月份：支教科書銀一十三元〇九分

支校務會議茶點銀一十元〇七角
支攝全校員生照相銀二十五元
支各種用具銀八元四角三分
本月份共支銀五十七元二角二分

一月份：支參攷書三元二角
支郵票銀一元
支各種用具一十六元〇六分
本月份共支銀二十元〇二角六分

二月份：（二月份因課室問題不能解决，遂于廿五日辦理結果・决算所餘經費無多，故向學生會提議通過，將該所餘費盡購紀念品分贈各教職員，以留紀念，）
支晒相（送職員）一十三元
支送各教職員書籍二十七元九角八分

以上合共支銀二百三十四元一角八分
進支比較尚存銀二分



兒童園地

秋二歐陽曼如

第二期
知用附小編
廿二年五月八日出版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秋五梁瑞瓊

我們中國以前是滿洲人統治的，他們非常虐待我們漢族人，國家的政治黑暗異常，對外又次次失敗，這時候國家很快要亡了。孫中山先生看見清朝的腐敗和專制，於是生出革命的念頭，想推倒滿清，建立共和國。當他起革命的時候，宣傳滿清的腐敗處，沒有人注意他所說的話。他宣傳了許多，才有些人信仰。後來宣傳了很長的時間，信仰的人越多，跟着他做革命工作的也越多了。那時候大清皇帝知道他是革命的領導者，於是懸紅購緝，若然是有人捉到孫先生便給銀八百両，並且又封他做很大的官職。孫先生知道清朝皇帝派人拿他，於是逃亡英國，他被一個清朝人欺騙了入公使館，預備送回中國去，他幸得老先生（康德黎）救他出險。他不但不灰心，而且愈加努力做革命工作。失敗幾次，仍然做去，他終於推倒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做我們的國父。我們很佩服孫先生革命的精神啊！

愛惜光陰

杜慧貞

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句話眞是不錯．像俄們求學的時候，若不努力，那麼光陰去的像流水的一般快，學問却一些都沒有進步．這不是荒廢了光陰嗎？我們要知光陰是不能挽留的，像這樣應該用什麼方法補救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少年求學的時候，要努力一點；若不是這樣呢，光陰一去不復回，那末我們少壯不努力，老大傷悲，也來不及了．所以光陰是一件很寶貴的東西，是有千萬的金錢都不能買得的．現在國家正是危亡多難的時候，我們若有一分一秒的光陰，都要去救我們的國家啊！講到學生本身，根本就在讀書，那末那可不加緊用功，求一點學識呢？

春的田野

秋六　周芝發

春來了，春來了，一切可愛的東西都昭蘇了。寒霜摧殘了的野草，和各種的樹枝，也放着嫩的葉芽。綠綠的色彩，都鋪着地上，好像綠毯一般。尤其是那可愛的田裏的秧苗，受着微風吹拂，顯出了一種嬝娜窈窕的姿態，和嫵媚地的淺笑；溪澗裏底水聲，都潺潺作响，好像唱野調的一樣。

田野裏的牧童，個個齊唱小調，表現他們快樂的精神。竹林底深處，花叢底下面，隱約現出幾間黃褐色的茅舍，好像就隨的一般。有幾個老農夫，個個都牽着一個忠實的耕牛，負着犂鋤，向田裡跑去。到田裏的時候，這幾個老農夫，笑笑地向着嫩綠的秧苗談着，今年定得到豐富收穫的希望呢．說畢隨即歌唱着，表示無限的快感。

我們求學要肯下决心，肯和農夫喫些勞苦的一樣，不肯蹉跎度過那寶貴的青春時光，那時候，也許會和農夫們得着很豐富的收穫，啊！小朋友，努力罷！

中國婦女的痛苦

秋六　藍毓敏

我們中國的婦女，數千年來都是處在黑暗的地獄中，受到絕大的痛苦，因爲我們中國歷來都有重男輕女的陋習的。

在舊時的小姐們，都是三步不出閨門。就是出門，前後面都隨着許多丫頭。無論做些什麽，都要受着拘束的。甚至連父親也不敢同他講話，頭也不敢抬一抬。啊！這是多麽不便呵！一些也不自由，一個人簡直像廢了一般。又沒有求知識受教育的機會，長年不聞不問，甚至國家亡了，她們也仍是不知道，過這樣的日子，是多麽的痛苦啊！

講到鄉間的婦女，貧苦些的，每天要到田裡去耕種。東方發白，便手拿器具上田工作，日落西山，才慢慢回家。有時回到家裡還要受丈夫叱駡。有些丈夫是終日快樂逍遙，吃煙賭博的，而

家中的妻，卻非常辛苦的供給他食使，並且還要受打或駡。這樣的生活，更難過，更悲苦的咧！

還有一種女子，受到痛苦最深的，便是婢女了。她因爲父母處境窘迫，把她賣給有錢人做了頭，遇着溫和的主人，倒算她有些少幸福，若遇着兇狠的主人，便終日受駡受打，只有暗中流淚。有些給主人打死的也有。她們的痛苦，眞是講也講不完啊！

照這樣看來，中國婦女的痛苦，眞是難以形容了。我們有智識的婦女，應該醒起來，參加婦女運動，去解除一切的束縛，把痛苦的女同胞拯救出來。

兩個說大話的人

秋二　袁秀霞

有甲乙二人，生平好說大話。有一天，他二人會見了。甲問乙道：『你的家裏有什麽東西是寶貴的呢？』乙說：『我的家裏有一件寶物，牠天天會變出許多銀子來的，你說寶貴不寶貴呢！』甲說：『你的寶物不算得奇，我家裏的寶物，比你的怪得多，我有一隻小雞會生金子的。這不是比你的更好呢？』有兩個孩子在路旁玩耍，聽見了他的話，覺好笑起來，大的孩子對他說：『我的家裏有一口大釘，是專掛說大話的人的，你說寶貴不寶貴呢』小的孩子又說：『你們的家裏有這許多寶物，中國不用愁窮了。有你這兩口大炮，何不拿去打倭奴呢？』甲乙二人聽了小孩子的話，不覺慚愧起來。後來不敢再說大話了。

童子說謊的故事

秋二　歐陽曼如

我小時候，和我玩耍的小孩子，有好幾个。其中有一個孩子，是很會說謊話的，他說的話，都沒有人信的。有一次，他在草地上玩耍，有一條蛇在草裏出來咬他一口。我們聽着他救我的呼聲，我們以爲他又來行騙，所以大家都不答。他痛極就大哭起來了，我們才知道他是眞的被蛇咬着。經過這次危險，他就痛改前時的不良習慣，不敢說謊了！

『黃花節』（日記四則）

秋六　程維錦

1 紀念週石先生的報告（三月廿七日星期一）

噹噹噹，我們下了堂，正在玩耍，聽見了那鐘聲，各人都停止遊玩，去排隊上紀念週了。行完了禮，石先生便對我們訓話了。『同學們！你們知道嗎？今天是什麽日子呢？是三月廿七日了。再過兩日，便是黃花節了。黃花節那天我們要去致祭的，是不是行了三鞠躬禮便算事呢？我們以爲還要做些輓聯，祭文，花圈等東西呢？這就要我們來做了。我知道有些同學說：我們去買花圈還好呢，我們所學的，要能實用才是啊，做紙花，寫字，作文，何嘗未學過呢？所以我們以實用那些來做花圈，輓聯，祭文了。』

2 我們自己製造花圈(三月廿八日星期二)

啊！明天就是黃花節，紀念週時，石先生不是叫我們自己來造紙花圈嗎？今天放了學，我們就開始做紙花圈了，有幾個同學做花圈架，有幾個同學剪紙做花，都很忙碌的來做工作。

一會兒吃飯了，但是我們的花圈，還沒有造得十分一，呵！光陰過得很快呢？還是我們造得慢呢？吃完了飯，我們又開始造了。後來，天色由白轉了灰，又由灰轉黑了，到了那時，來了幾個走學的同學，幫我們做。我就和一個同學去做祭文，過了點多鐘，祭文做好了，便交給唐先生改正。一會兒，先生也來指導我們造花圈了。到了十一點多鐘，那紙花圈也成功了。但是那祭文，先生還沒有改好。

造好了花圈我們也回宿舍睡覺了。

3. 黃花節(三月廿九日星期三)

今天是黃花節，早上，我們吃了早餐，七點半鐘，去黃花崗致祭七十二烈士。

呵！黃花節是一個多麼偉大的紀念日呀！在清朝末造的時候，專制的皇帝，只顧個人的享樂，衣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錯，住的是壯麗宏偉的宮殿，抽收人民的脂膏，窮奢極慾，不理政事。還有那些貪官汚吏，剝削人民財產，收入自己的私囊，弄到人民不能謀生，那時更受帝國主義的侵畧，國勢一天危亡過一天，幾乎給帝國主義瓜分了。

後來，那七十二烈士見到國家這樣危亡，清朝的專制皇帝，和腐敗的官吏這樣壓迫人民，他們就在民國前一年，三月廿九日，一齊起來圖謀推翻滿清政府，不幸他們寡不敵衆，卒至爲革命而犧牲了。

我想想烈士們，能够犧牲了一切的生命，財產，父母妻子，爲着救國而奮鬥，爲着民族而犧牲，他們的不死精神，眞值得我們佩服。我們要繼續他們的精神去做才對呵！

4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發難史畧(三月卅日星期四)

本週是黃花節中心教學週，各科都講關於七十二烈士的史畧。今天上歷史堂，先生也講七十二烈士發難的情形。我就把牠畧畧記出來：

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左右，黃克強先生，帶了一隊同志，進攻兩廣總督衙門，一直攻入總督署，那時的衛兵都走散了。只剩下張鳴岐……等辦事人在內，嚇得他們都不敢動。

後來，水師提督李準，帶了很多兵，把烈士們包圍住。那時，清朝的兵，越來越多。烈士們越打越少，黃克強見到自己的同志漸漸少，而且多半受傷，那些救兵還沒有到。迫不得已且戰且退，想殺出一條血路。那時黃克强殺出重圍，但是他的手受傷了，一氣跑到一間空屋裡避難。

但是殺不出重圍的同志，就死在清兵的鎗下，爲國家而犧牲

了。

幾日後，這事稍妥了，有一位慈善家潘達微先生，把死了七十二個烈士收殮，後來才移葬在黃花崗。

契約說國家起源論之史的演進

（續一八一號）　龍世雄

社會的秩序與安寧的維護，全靠大家互相遵守祖先傳下來的習慣，但是在這種狀態內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所謂「政治」的。當時之所謂政治者，就是各家族的主父統治其妻子的形態，國家形態是由家族形態產生的。Plato 以為主父制的家族 (Patriar chal bamily)就是政治的起源，他就是國家的原始。其後因農業的經營或築城防止野獸，需要家族的合併，於是乃成立一個大的社會，因此需要法律了，需更裁判者了，裁判者是解決家族內的成員的各個紛爭的，於是漸漸演成了貴族或君主政治的模型。

Plato 在「共和國」和「法律論」兩本書裡邊的國家的起源之解釋雖然不同，也並不矛盾，而且可以作為一個問題看—他的國家起源論是一個的，不是拆散的。一方面探究國家的起源的心理的和經濟的動機，一方面考論國家之原始的形態。

Aristotle 就是 Plato 的國家起源論的繼承人。他也用同一的方法—從心理方面和歷史方面去溯求國家之成立的動機。和國家原始的形態！

國家的起源是基于人性的，所以他說人是由人性而成的一種政治的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 人的言語不單止能够表示苦樂的感情，並且能够表示好惡與善惡的感情，這種感情呢，他說：

「情感能够造成政治的團體。」(Affection makes political union passible.)他又說：

「這種情感，立法者們，以為是比正義還要重要。」(Which law-givers consider more important Justice)

為甚末呢，他這樣解釋了：感情是獸類中的遺傳的本能，(Hereditary instinct)尤其是在人類。所以基于人性的感情，每每可以造成一個政治社會，維持這個政治社會的就是政治感情。(Political offection)(參見Graham Wallas的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P.30)

在歷史方面，他對于國家的起源的經過的階段却比Plato更加精細。

國家的形態是由家庭蛻化出來的，那末家庭是怎樣產生的？家(Heusehold)和族(Family)的產生是為了延長血統和種族的生命之男女的共同生活。在這個家或族之間，固然有主奴長幼親子等的關係，並且還有一種支配的關係。由若干家族的團結而成為一個鄉村社會，(Village commnity)掌握權能的是長老，(Eldest male)換言之即是家長政治。(Patriar chal youernmeut)在這種鄉村社會中各分子都是有血緣的關係，再由這種鄉村社會而組

成了一個大的社會，於是國家便產生了。

總之，亞理士多德以為感情之支配力比理性之支配力大，故原始的國家中的人群都是以感情結合的。國家之產生，就是因自然的社交性和人類相互間的利益，促進了人類的團結。(Natural socibility mutual advantage impel men to union.—見Toyer社約論序)

希臘當時的智士派 (Sopbists) 對于國家的起源的問題雖然沒有怎末的討論，但對于和國家有關係的法律的起源問題差不多是一致的態度，他們大概都反對法律。為的是

「基于自然之性的親屬朋友國人，」(此指同一城邦的人)往往受法律所破壞。」(Hippias)

「自然法是人為法的淵源，人為法却每與自然法相反。」(Callicles)

人為法由君主宣布出來，綑束了原來的自由和行動，所以他們一面贊美自然法，一面却排斥人為法：

「法律是自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Thrasymachos)

「強者為自己的私利而制定法律，」故「權利：(由法律所訂定的)只是強者之唯一的權利。」(right is only and solely the right of stronger)—Callicles語

他們認為

(一)自然法是平等的自由的，

(二)人為法將人類弄成不自由了，(即把一部分的自由給了治者)

(三)社會在沒有法律(人為法)產生之前(即國家沒有成立之前)是平等的自由的。

所以他們都大半反對人為法，(法就是契約)但後期的Lycophron却說得平和了：

「法律是人民互相尊敬的契約。」

然而也可以知道他們的主張，—國家的起源至少有一部分是契約的關係；而自然法的論調，更給盧騷以很大的影響。

其餘唯心派的 Heracleitus 以為國家的起源是爭鬥，法律對于人民是有密切的關係。

「為了法律，也如為了他們的城池般去爭鬥」

國家起源，是有保護的目的。

末期的希臘學者，對于國家的起源，也有類似于契約說的理論。像 Epficuras說：

「正義是人和人互約彼此不相傷害或被傷害的結果。」

「在動物中元不能够立約或不能以互相禁止不傷害別個為規範的，自無正義或不正義之可言；但是在人類中亦莫不如此，一國的分子，不願意或不能够彼此相約以尊重互相之利益的，同樣的，也沒有所謂正義或不正義了。」

國家的起源，也就是起源于自然狀態中的動亂。

又像他的弟子 Lucretius 說的；

『原始的人類，生長在自然的社會中，物質方面的供給雖富有，爲了自利心，智者强者領導了群衆而互相爭鬥掠殺報復，於是乃有提議立約以救此弊病，法律由是產生。』

原始的人類之創造國家，其中尙須經過一個部落的結合，這是Lucretius 所主張的。

Metrodorus 也是這樣說，這都是契約說國家起源論的學者之論據或淵源。

『契約把虎狠造成人，假若沒有契約和法律，人也會吃人了。』

到羅馬時代對于國家起源論有詳細的說明的，有『爲史學家』的 Polybius

他從歷史的傳說——洪荒時代去推演國家的產生。

古代史上常載的，原始時代的世界不時有洪水爲患，於是就有饑荒，於是就有瘟疫。那末剩下沒有犧牲于天災人禍之下的人民，便屈服在最强者之勢力線內，這並不是强者要威壓他們做他一個人的百姓，而是人民自己願意過着群居的生活。國家和君主，都是這麼產生。

其餘還有 Cicero之對于國家起源的推論。溯自國家的產生以前，是經過兩種狀態：

(一)自然狀態　原始的自然狀態中、一切都是平等的。

(二)不自然狀態　因爲人類墮落的結果，發生了不自然的情形，國家之所以產生，就是爲了救濟這種墮落。

這裡所說的國家的產生，是基于人性的本能。不是由于威力的壓迫，是自多數人的意思造成，而不是從一個人或少數人之意思造成的。

他又說到法律的起源問題。大凡最高的法律 (highest law) 都是基于人民的安寧和幸福的，這種法律的規定，也帶有社會契約的性質。（參見鄧孝思先生編政治學史頁四三——一九三二年；H. G. Laski 的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 P.8)

以上是基督敎在政治上勢力之建立以前，各學者的對國家起源論之研究的一個大概。他們對于後來契約學者之推論國家之發生的影响，如

(一)自然法；

(二)自然社會中的爭鬥和紛亂；

(三)國家是爲了保護目的而產生的；

(四)產生國家的方法就是契約，契約是消滅國家成立以前的種種亂象的；

(五)亂象之產生在于個人欲望之要求滿足；

(六)契約產生後便拘束了人民的自由。

敎會勢力的興起—在西羅馬帝國的衰落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由君士坦丁皇帝至西羅馬的滅亡。政治威權的沈衰，給敎會之興起以一個最好的機會；精幹的主敎者，便也代替了稚弱無能的帝王；而羅馬的一切的政治制度，也就因西羅馬之滅亡而完全破壞。當時興起的，是新的「宗敎的政治制度。」原因是：

（一）動搖的不安定的社會，基督敎徒予以種種的希望和安慰。

（二）敎徒自以爲「選民，」他們見了帝王也不敬禮，人民爭着入敎。

（三）基督敎當亞洲的匈奴和北方的日耳曼圍困殺戮羅馬的人民時，乃利用戰禍以從中調停，力勸一般頭腦簡單的野蠻人，並以殺戮爲戒，早以深入民心，而羅馬城當時爲野蠻的匈奴和日耳曼蹂躪之後，羅馬人都失掉了讀書的機會；而能有書讀的，大半是敎徒。於是基督敎又被奉爲保留羅馬文化之唯一的智識階級。羅馬中興之後。侵擄羅馬的巴倫野蠻人，也是基督敎勸服的。

（四）西羅馬之滅亡，一方面，她的文化之統一的工作由敎會担負了；一方面，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各民族，紛紛獨立。這些民族和敎會，都有互相利用的地方，並且弛懈的封建組織，更迅速的使敎會的勢力佔得了優越的地位。

（五）羅馬的敎會確立了法王(Pope)的尊席，並以法王權來自神，敎會非神不能立，法王又有廢立君主的權，人民對于君主的服從也須經法王的許可；於是敎會的權力統領了政治的權力，法王的地位自然也在國王之上了。

宗敎的勢力的膨脹，政治思想上的神民契約說的國家起源論遂興起了。

在舊約(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II Samuel的第五節裡邊就有這末一段：

"So all the elders of gsrael cane to the king to Hepron; & king David made a league with—hem in Hebron before the Lord: & they anointed David king over Israel"

這就可以表示君主的產生是由于人民和神的一種契約關係；其餘在舊約全書中的還有許多，如

（一）Generis 四一節三九—。

（二）Exodus 六節四—，二八—；十二節二九—；二十節一—；三三節三三—。

（三）Leviticus 一九節一—；二十節二二—；二五節三五—。

這些神民的契約，在新舊約中實舉不勝舉；大概上帝和人民所定的約，人民若有違反則必須受罰。（見 IIremiah第十一節）

耶蘇的各門徒，以君主不過是上帝的奴僕。君主的產生，就是由上帝和他訂有一種契約。國家的主權，也是由上帝授與的。St. paul 說：

「人人要服從上帝的權力，因爲一切權力都是上帝的；

現有的權力，都是上帝的委命。」

政府是一個甚麼東西呢？政府不過是在由上帝和人民組成的國家裡邊，所執行上帝的意志的一個機關。服從上帝就是實踐了聖經中上帝和人民間的一切規約。St. peter說的：

「你們要爲了上帝的緣故，就要服從人的命令。無論這人是王或是命官；是王，他是最高的；是命官，他是王所遣派以賞善罰惡的。」

因爲君主或君主底下的官吏是執行上帝所委託的約，故一般人民非服從不可；但更須了解者，是「此乃服從上帝而並非服從君主或他的官吏。」

國家固然是受上帝之命而建立的了，那末教會又有甚麼意義呢？他們這一般教徒就說：

「教會呢，並不是一般教徒的；而是監督或指揮君主和一般官吏能否執行上帝之意旨的一個中介者。」

中世紀的教會勢力之基礎，亦由此地位而鞏固了。Dugustine是寺院中有名的領導者，他也是根據聖經推解國家的起源。

國家沒有成立之前，曾經過兩種狀態，這和Cicero的講法一樣。人類原本是平等自由的，他們都服從正義和智慧的規律，但是人類的罪惡發生之後，就跟着發生了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國家之起源，就含有「懲罰」和「糾正」的兩面意義。

君主是受上帝的委託而維持地面國家的一切事情的，他所執行的事情，也一定合于正義。

「正義祇能存在于信奉上帝的人民。」

信奉上帝的國家，才是正義的國家；沒有正義的國家；只是一個盜賊集團。因此人民之遵從君主，是爲了他之遵從上帝。

他對于國家之起源的解釋，完全根據了聖經所謂的支配關係。神把理性給人類，是教他們去支配動物——海裡邊的魚，天空中的雀子，地面上的爬蟲；而人類得了這種理性以後，却違反了上帝的話去支配人類，罪惡便也隨了支配關係而產生了。這種罪惡却不是因支配關係之發生而直接出現的，是因人類支配人類違反了上帝和人民的原始契約而獲得的罪惡。這點，Augustine 有很詳細的說明。

他又論到這種支配關係的原始形態，即是這種國家的支配關係是在家族開始的。家族，以家的和平爲目的，國家則以社會和平爲目的，家長有了支配奴隸和家人的時候，社會自然發生了支配的關係了，家長支配權的產生，國家的支配權也就跟着出現。

這一個國家要能够不發生罪惡，即是遵從上帝的意旨，那末祇有把君主放在唯一的直接承受上帝的意旨之教會底下。國家和君主雖不直接起源于神民契約，但是這國家和君主若違反了上帝的原約，那末這個國家便立刻分解——沒有正義的國家只是一群盜賊，固不成其爲國家，也就無所謂君主了。

擁獲教會而爲前期神民契約說之殿軍的St. Thomas Aguinas,

他對于國家的起源問題，自然不能脫離神的解釋，其對于法律和主權之起源的解釋亦莫不如此。

像他解釋法律的起源，法律是誰做的？由誰手中實現出來的？他將法律分做四類，人爲法，就是由自然法而來的，自然法是上帝法 (eterral law) 的一部分，所以人爲法就是由上帝法而來。人爲法的原始形態是命令，而命令又必須一個最高地位的人宣布出來之後始發生效力，這一個最高的人自然是原始的君主。

君主之創造國家和統治國家必定要有一種權，這種權是淵源于上帝的，否則；每人創造了一個國家，還成甚麽話。

但君主之創造國家必須依照一種格式—上帝怎末創造宇宙，君主便怎末創造國家，這還不成甚麽問題，橫直國家是早創定了的；而所成問題者，是關于君主的統治。君主的統治方式也必須依照上帝之統治宇宙的方式，要君主的統治國家和上帝的統治宇宙而不相違背，則君主一定要屈于敎會腆顏之下，君主一切都需要敎會的指僞和監督了。

由前期神民契約到後期的神民契約經過了一段論爭。自然，他們之解釋國家的起源都是推理的非歷史的，若要從事實上系統的找出實在國家的進化痕跡，那是科學家的任務，而不是政治家或政治學家的目的。所以用現代科學的眼光，考古的精神去批評他們的國家起源論，那末就錯了。他們不是爲尋求社會的進化而去研究國家的起源的，他們之推演國家的起源，不過是建立他們的主權學說。譬如前期的神民契約學者之解釋國家的起源，其契約關係以神爲主，國王爲副—君主只是從約者，所以他們便決定神的威力大了；後期的神民契約者以爲君主的權是得自上帝的，所以決定神的威力大了。不過他們所利用的威權的目的不同，前期是「拘束」君主的，後期的是「發展」君主的。他們之解釋國家起源的意義，不外如是，在當時是很對。

回頭，再看到這兩期契約交接之過渡的論爭。

敎會勢力興起的時候，便發生了「二權論」的學說。像敎皇 Gelasius 給國王 Arastasius 的信：

「統治這個世界的有兩個主要的權力—敎士的神聖的權力和君主的權力。兩權比較，以敎士的爲重。」

因爲敎會的勢力新起，所以君主權和神權還有「相比」的餘地，到敎會的勢力因封建的不嚴密的組織而佔得了最高的地位時—敎權高于政權的學說又昇起了—肉體被精神支配，所以政權也被敎權支配。這時又提出了打倒暴君的口號，但這並不是甚麽民主思想的發達。他們又把太陽黃金比敎皇，行星鉛片比國王，由二權並立而突變成一權獨尊。

敎會的組織漸漸腐化，封建國家又漸漸轉向統一的狀態，被敎會驅逐的君主的積怨，也一天一天的深，這時在敎會中產生了對于政權和君主之退一步的學說—君權昇上去，二權又並立起來。這是在敎皇立場中的 Dante 說的：

「從人類的目的上觀察，神的恩惠可以分做兩種：一是現世的幸福，一是永久的幸福。現世的幸福在地上的樂園 (Earthly Paradise) 中去求；永久的幸福，在天上的樂園 (Heavenly Paradise) 去求。」(鄧孝思先生譯引—政治學史頁八四)

並且君主的權是由上帝直接賜與的，和爲中介者的敎會無絲毫關係，國家和敎會在唯一神之下，有同等的地位，他們並以敎權代表靈，政權代表肉，靈肉各自獨立，誰也不能統治誰，於是又成了二權並立。

强大的君主國家慢慢發展了，敎會的衰弱在十字軍東征時已盡量暴露了牠的腐敗，國家不願再受敎權的覊絆，於是二權並立一轉又變成一權獨尊，政權統治了敎權。

他們把敎會所藉以爲豎立勢力的上帝作爲他們的學說之理論的根據，把敎皇坐着的神，搬過來給國王坐去。這就是政治學說史上的君權神授學說。(Divine Right theory)敎會的殘餘黑暗勢力到了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和宗敎革命 (Reformaion) 時，在政治上便完全消失了，文藝復興和宗敎革命就是掃蕩腐化思想的武器，所以君權神授說的萌芽期，還是和敎會對立，而君權神授說的全盛期已經轉爲和人民對立了。

萌芽期的君權神授論大半是在破壞敎權而建立後來的學說之先導。

Dante 說，無論上帝給與君主的權力是如何，他們有甚末限制的規約，均不與敎會相干。Marsiglio 更主張政權統治敎權，Ockham 更反對擁護敎會的法王無謬論，(Infalipility of the Pope) 只有聖經才是無謬。他又主張在國家存亡的關頭，君主也可以反抗法王，Massiglis 和 Ockham 對于敎權的攻擊固被認爲政權統治敎權的先鋒學者，但他們兩人雖一方面破壞宗敎的勢力，一方面却並不把他們的學說建立在絕對的君主威權之上，他們的主權學說是建立在人民方面的，故又的被認爲君民契約說之尖兵。

君權神授論雖也認定宗敎的位置，但宗敎的勢力是屈伏在政權之下的，敎皇的威勢消滅了。總之，君權是萬能的，因爲君主的權力得自上帝，二者之間的規約如何，非敎會和人民所能過問，君主之對與不對，絕對不受干涉。

君權萬能的學說也經過一度的醖釀，就是敎權被君權打倒了之後，學者很多將主權建立到一般人民方面，但是君主的勢力在商業在政治都得了新的勝利，由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國家的主權還是建立在强大的君主個人身上，所以不時的爭鬥。

英國和法國是重商主義施行成功的國家，克林威爾 (Caomwell)的航海條例和柯爾柏 (Colbert)的經濟政策都是顯著的例，這種功勳均屬于强大的君主。

在英國方面强大的君主的確立是始于 Elizabeth 女王，因爲她是貞女，所以沒有兒子繼承她的王位，（未完）